



前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有明御史馬公奏議

議
禱

文詩語錄凡十卷其孫

陵督捕伯御先生集錄而

屬余序之公之仕也適當

神宗晚節上怠於政而君

臣不交邊方軍紀漸蠱蠹
於幽昧之中而朝士大夫
邪正之黨禍孽方萌未知
勝負之所在公於此時遇
事直言每有所救正補益
而卒以此蒙大譴而奪其

官昔吾高祖太僕公事神
宗居御史臺與公先後數
年在朝極論時事與夫巡
按楚豫所設施於治所者
皆人情所難公與吾祖當
日之居臺中號爲中正和

平不務矯激以收時譽而
所言所行之卓卓如此使
當教化凌夸士節不厲之
時而有一於此其功名震
乎人心而文章播傳於宇
宙當何如者然則當時士

大夫之砥礪名行而守官
者槩不慙於其職不可以
想見哉夫教化之興非一
世之事也三代之衰自公
卿大夫以至胥隸皆知守
道與官而以死生之際爲

甚輕者先王教化入人之
深而萬物皆有以立其命
也遷謫放流人情所畏惡
毒肢體濱死亡士大夫之
危辱莫甚焉而明時臺諫
之以言事廷杖者接踵而

蹈之如歸蓋高皇帝以廉
恥禮誼爲陶冶士自居庠
序之中而已知上所以待
之之不苟矣進而歷於朝
廷益凜於上之所以相屬
與已之所以自處者故方

其盛時上下清明幾無一
職不得其理至於神宗之
季亦少貶矣而士大夫之
居清要矜節行者十常八
九雖不足以語于三王之
盛而要豈漢唐所能望哉

惜乎神宗不能審察於邪
正之間如公類者非惟不
用其言又顯棄其身而其
後明政卒以黨敗也公詩
文俱有典則而論學之語
尤洞然見斯道之大原非

剽襲於口耳間者然則公
之排擊僉壬至于顛頓而
不悔皆有所由然非激於
一時之意氣而以爲名也
伯御先生能暴公之遺文
而吾祖所論著經兵火書
皆散亡今其存者獨實錄
所載章奏然亦畧矣故余
序公之遺文盡然于纂述
之無由而嘆斯文之傳亦
有幸有不幸也

江東後學方苞撰



前明侍御誠所馬公文集

序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其有
以不歿者惟此節義文章
足以傳之也不然碌碌因
人無所建白固已卑矣又

况尤有下此者乎則當其
生之日而已寂寂也安所
謂其死則猶生哉若前明
侍御誠所馬公真可謂不
死者矣公在神宗朝以直
節著忠言讜論屢上而不

知所忌諱當其時但求有
補於朝廷雖一死不自惜
也安望生哉而天地且默
佑之得以不死至于今一
世二世久而彌昌將有傳
之千萬世而亦如公之生

者夫非其節義文章足以
與天地並其久長乎予生
也晚不獲親公之典型今
來江寧適遇公之孫伯御
先生分守是邦其政事文
學既有以薰炙乎人心而

大江之南無不飲醇食德
以遍著爲歌頌卽予亦沐
浴於春風而不自知其心
之何以醉也及出示侍御
公文集乃知伯御先生之
政事文學自有原本宜其

化之行不速而成且將祖
孫並傳史冊繩繩而不已
矣今伯御先生以向所藏
於家者刊而公諸海內吾
知海內人士讀公之奏疏
無不想見侃侃忠直之懷
足以感風雷泣鬼神也讀
公之襍著古文無不想見
隆隆根柢之茂足以蒸雲
霞潤金石也取公之詩而
流連諷詠其溫厚和平之
旨足引人於旬外洋洋乎

三百篇遺音也取公之語
錄而反覆詳玩其樸實明
粹之言足開人所未悟
懣乎濂洛關閩有同貫也
嗚呼公旣以節義文章見
重於當日而又足以振起
後學令傳之久長而不衰
如公者乃真可謂不處矣
因爲之序

紫水後學伍涵芬拜撰



明侍御馬公文集序

崑崙

竊嘗觀故明祖宗朝治法
至神宗而其局遂一變上
下睽隔幾務叢脞章奏留
中至十餘請不下士大夫

日以爭門戶為事奔競之
徒附羶吠影彼此鼓煽勢
逾讐敵流禍數十年遂亡
人國求其挺然獨立絕去
黨援明達國體次機去就

者曾不可多得侍御誠所
馬公殆其人也公起家縣
令有聲擢臺諫見時事日
非在廷仇讐交構無寧晷
心憤甚前後上封事如請

視朝籌兵略逐禍首寬言
官諸事反覆激切皆洞悉
既患切中沉痾其殷憂啟
聖且舉啓禎朝子若孫之
禍亂一一先慮之不爽毫

髮神宗目之為黨嚴旨切
責降三級請外公夕滄旨
旦就道慨然去國而公亦
從此不復出矣嗟乎功名
之際世所難言昔人如柳

子厚劉夢得諸君為李唐
一代才人徒以王伾王叔
文之故流離貶謫身名俱
敗後乃痛自悔恨亦已無
及君子惜之後世奔競成
風其才自度何似子厚夢
得諸君之萬一無之一時
權要其庸惡陋劣又什百
於王伾王叔文士人仕宦
熱中不惜望塵趨拜獵取

聲譽一旦得志後進者復
爭趨其門轉相仿效恬不
知恥門戶既殊攻訐四起
遂成黨禍甚有終身奔走
要津疲斃名場至死不悟

是又皆公之罪人也且神
宗以建言得罪者或廷杖
或編管或遣戍公特從輕
典使公稍通中朝等牘
未必不復起未必不柄

用乃絕意宦途惟時，講
學賦詩優游終老自古金
壬結黨未有不以權勢薰
灼傾動天下亦必不肯甘
心一日就閒以公之立朝

大節若此林下高致復如
彼而神宗且目之為黨誰
為天子剖晰其曲直者是
猶飲狂水者反以不狂為
狂士生當時將何以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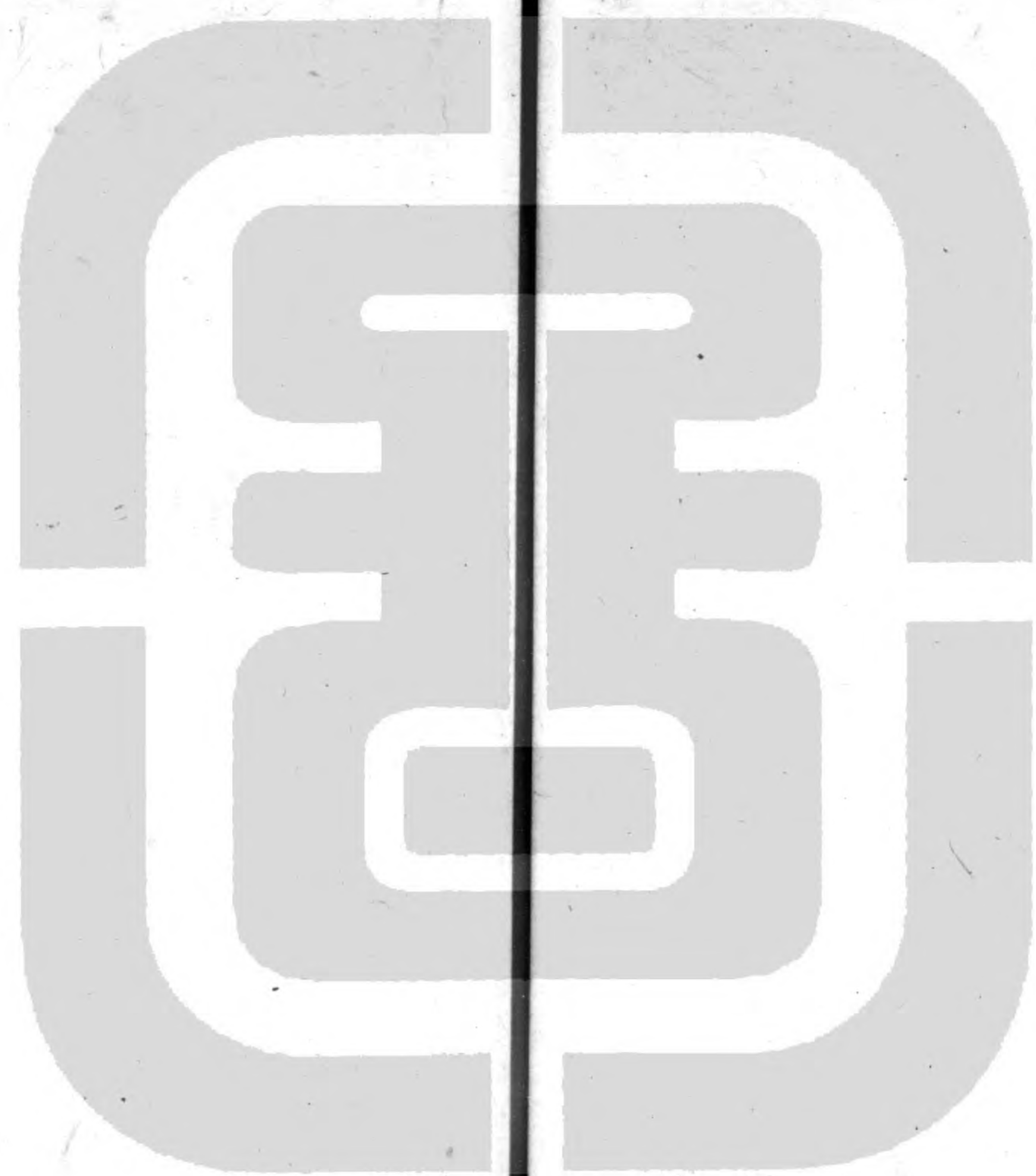
今讀公之遺文想見其為
人未嘗不歎息公之深識
先見為不可及哉癸未秋
予來守金陵適郡通守為
公之曾孫伯御輯公之遺

稿謀所以傳者將鏤板行
世因問序於予為略述其
梗槩以志吾向往前哲之
意云爾時甲申初夏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江

南江寧府事楚長沙後學
陳鵬年拜誤





斥某甲禍本旣去羣喙
自息矣又上優容言官
疏畧云旬日之間共謫
言官三十有四人且以
大臣疏抹而斬焉削籍

此萬曆二十三年以來
第一大虧損事也言甚
切直神宗大怒降旨云
御史馬經綸心與姦逆
報復故訕君無上本應
重治姑降三級外調而
公卒以齟齬終矣烏虜
惜哉夫禍莫大於威福
之下移而君莫危於朝
廷之有黨漢有南北部

而張角興唐有牛李而
龐勛起宋有洛蜀朔三
黨而方臘金源之亂劇
黨之一字可空人國豈
不信乎公之奏疏猶多
予特嘉其大者其曾孫
騏爲秣陵倅集公奏議
及他詩文語錄凡八卷
請予序之予惟公痛哭
流涕之言類賈長沙愷

摯練達似陸敬輿至其
逆耳撻鱗言人所不敢
言則汲長孺魏文貞之
流亞也昔曾子固爲其
先大夫作集後序云雖
屢不合而所言益切不
以利害禍福動其意又
云真宗終感其言而公
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
故卒以齟齬終直道不

容千古同慨子固爲其
王父類次遺集序其後
以傳焉今騏爲其曾王
父求序其心亦同子固
第未知予之文果足以
傳公否也然而公之諫
草已昭如日星矣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
撫江寧等處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三級商丘宋犖撰



馬先生文集序

余祖姑夫馬侍御誠所先生少歲
名諸生暨成進士宰肥城考最擢
御史以直諫不容於朝削籍去又
九年而遂歿余生也晚不及見先

生竊從諸父兄後聞先生抗章邊
事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為人既而
得先生文集讀之乃作而歎曰嗟乎
余不及見先生而得見先生之文
益不徒以先生之未竟其用為可
惜而淡以當時不用先生之言使先
生之言不幸而皆驗於後為重可
悲也故明神廟時承平日久上下
否隔相弁習為宴安無事漫成
痿痺不仁之疾而一時和正混淆

互相攻訐熹朝黨錮之禍已蘖
芽其間先生深識遠慮毅然以危
言激論劇切主上而斥首禍一疏
尤灼見門戶之紛爭而欲預為之
救真所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

侍壽張公依又如孺子慕蓋其
忠孝節義得於天性而學力足以
克之間黻為詩文皆卓然有以自信
非苟為崖異者惜其年之不永也余
於先生為諸孫行後生晚進仰止焉

詰讀其文歎其有關於國家治亂
安危之大者如此爰志簡端以俟夫
後之論其世者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張士甄謹叙



肖明侍御馬誠所先生文集序

明侍御誠所馬先生令肥
城有聲礪礪問諳父老類
能道其深風善政予教授

巧山百其名而爽其德睿
案余雖未及追隨先生竊
意其學問有裨握必非漫
無挾持而朕也既而列官
於

朝從臺垣諸公特追溯勝國
軼事握掌前輩名臣當神
廟時拊疏爭天下大計春
必為先生屈一指益信先
生非尋常人其著述必有

可觀者惜乎米之見也辛
丑春予麾守江寧適伯御
亦通守於此見其人循
雅飭其文章政事又復卓
卓可稱道曰謂其家學淵

源當有所自來矣數月後
乃出先生文集命予為序
披讀之下始恍然悟父老
之所傳臺垣之所重信非
鞅因而伯御之漸摩于遺

教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予何能測先生之萬一第
承伯御之命不致固辭因
念予瞻守徐范純禮為監
州亦出其先集請序此事

適相肖也但予之中不逮
予瞻遠甚而先生之嘉言
懿行洵足媲美文正公古
今人同不同米可糗芘獨
是文正為諫官已建言被

譎旋復名用外為制率內
參密勿而占米及賜環則
又不禁臨文而三歎云
賜進士出身知江寧府事
翰林院檢討充

三朝國史纂脩官庚辰會試
同寺清書庶吉士黃山劉
琰撰



明侍御誠所馬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恭請視朝疏

清弭兵變疏

叅劾禍臣疏

優容言官疏

崇實學政疏

卷之二

語錄

自警

孔孟顏路

人品

論文

八字訣

談佛

活曾子

真樂

無生

難怪

自誣

茶池

叅政

朝覲

行取

南塘

卷之三

尺牘

復鄭崑巖老師

復董太初

與友

與友

與友

與上人

與上人

與友

與王廣文

與友

與友

與項玄池

與張育華

與高州尊

與梅長公

與李培吾

與姚年丈

與周太史年丈

與許親翁

與友人

與李九我老師

與李修吾

與楊磐石

與張又玄先生

與計部

與陶石蕢

與友人

與友

與龍萊州

與上人

與焦太史

與無念上人

與達觀上人

答隨肥城

與汪鼎文

與某居士

與高州尊

與楊同野

再東梁懸黎

與某州尊

與湖廣馮僉憲

與友

與貞白師

與顧開雍

與梁徽州

復項池兵憲

與魯郊居士

又

復李燕翹

與梅制臺

又

與當道公舉書

與徐州郭兵憲

與達觀上人

馬公文集
目錄
與友

與楊淇園道長

與王泰宇金吾

與李麟野掌科

與掌科李麟野轉上蕭司寇

與蔡虛臺郎中

與黃慎軒諭德

與王憲葵儀部

與周礪齋司業

與友

與楊淇園道長轉上沈相公

與友

與蔡虛臺

復方寧州

復項玄池

答焦漪園

與陶石蕢

與黃慎齋

與某上人

與翰林黃毅菴黃慎軒掌科桂徵堂楊鳳麓白

紹明楊磐石吏部王澹生

與胡少白員外

與王翼廷主事

卷之四

雜文

大司馬邢公征倭紀事序

高侯再覲序

又贈高侯序

高大夫三載考最序

鄒東郭先生教言摘要序

李明府家訓序

韓生遊泮序

恒如上人金書華嚴經序

鯤羽上人還山序

白衣菴記

無窮上人募鑄觀音像疏

文林郎張公墓表

烈婦林氏墓記

南岡府君傳畧

書宗譜後

書卓吾先生遺言後

張君行畧

勅封馬孺人張氏墓誌銘

祭高翔峰文

祭許靜峰文

祭通州吳貳守文

祭張母李太孺人

祭太夫人

臧將軍擢燕營

參戎序

貢助徹說

發願說

惜陰說

淺夫說

贈劍篇

敬信齋訓詁

四十箴

過闕里論

養正約言

同異解

建方臺考

病方

諭俗

詳請緩徵

卷之五

五言律

張陶亭見過

酬張陶亭

初會卓吾先生

溫泉酬唱

樓頭夜雨

春風日渡淮

天中山訪李崧毓

遊水峪寺次壁韻

千像寺

訊徐南陽

刈麥

性存上人見訪

移花

行吟

東窻

醉月

王靜虛見訪

村居四首

社友移尊見訪二首

小隱亭六首

雪夜友人共談

槐陰鳥語和李明府

同李明府泛舟

飲張園

送汪鼎甫還海陽時從卓吾先生已六年矣

思脩上人往黃梅禮濟祖塔恨不與偕

酬丘長儒

觀漲

遊小西天經洞

上方寺

世父得曾孫志喜

無窮上人見訪

張園宴集

王衛諸人論文

沙河舟中携都兒作

卷之六

七言律

舟發潞河

滄州晚眺

新河過別高居士

同王濟川飲黃蘗山野人家

送徐卿歸浙

渡汝

和周少府

長春亭和韵

詠雪

靜室與鯤法師對談

中盤

上方寺

王家渡懷居士

偕思修上人棗園阻風

黃蘗山懷高張二友

靜室聞經

同李張兩明府飲董茂才園高居士據坐說法

馬公文集 目錄
而明府相視而笑漫賦和韵

吟塔 在儒學後出北門里許即潞河塔影浮於上古迹也

書窻夜雨和韵

靜室咏雪

卷之七

五七言絕

上盤 遊盤山

湯泉

經洞夜雨 遊房山

三日風

過黃河 三首

琴臺河 三首

藏經殿看轉輪

同卓吾看道左碑是郭黃相會處 三首

過刀子營

上方寺 二首

雪夜讀史

長蘆卽事

醉歌

臨清

彌陀寺

絕頂 遊盤山

松風亭 盤山

石門

盤山眼藥

寶積禪師

亞父塚

馮家口

繫馬臺

放鶴亭

湯坑 二首

濟寧州

聊城

上方寺

薊酒

卷之八

古風

哭李燕翹二十韵

醉竹歌

酒賦 并序

明侍御誠所馬公文集目錄 終

前明河南道監察御史誠所公文集

江南江寧府南捕通判曾孫馬騏重訂

奏疏卷一

恭請視朝疏

為恭逢

聖壽懇請

皇上御朝受賀以承天休以慰羣情事臣竊惟

萬壽聖節內而齋捧諸司四方輻輳外而貢獻譯使

萬里馳驅皇皇乎一統之盛聯上下以為泰合

馬公文集 卷一 奏疏
一
內外以爲家天之所以命我

皇上者甚休甚厚我

皇上體天明命諒必大設朝會俯受華彝臣子之拜
祝以承嘉祉而綿上壽臣何敢復有所陳說惟
是年來每遇

聖誕傳免之日多而

御朝之時少臣愚不勝過計輒敢冒昧以請伏惟
聖明垂聽夫帝王之壽與韋布不同韋布壽在一身
帝王壽在四海故一時肢體之強健不謂長慶

而萬世元氣之完固方稱大年

皇上以爲今天下之元氣何如哉東倭之局未結西
陲之橫方張災異登報饑饉洊臻有司甘竭澤
之漁不足以克邊餉漏卮之費司農殫太倉之
積不足以實瓊林朽蠹之藏風俗澆薄月異歲
殊人心險怪千態萬狀此元氣虛耗之日而肢
體痿痺之秋也推求其故或者

皇上深居靜攝朝講罕御之所致乎夫則自然之心
皇上天縱聖神恭承

祖宗令緒將壽與天壤俱長而名與日月俱耀豈其肯置國家之元氣不理而圖宴安以自娛必不其然臣向見

皇上念災荒之氓則特差廷臣往賑近見皇上惡貪橫之吏則特差衛官往逮威福獨持仁恩廣布身雖在重宮邃閣之中而心常切於閭閻蔀屋之下何嘗以

朝會之暫免廢緊切之幾務顧自
靜攝以來

郊廟不聞有躬祭之典部院不聞有

召對之命密勿重臣借口於中使之傳達耳目要職垂首于章奏之停閣神人漸隔而精氣不通上下交疑而脉絡不貫臣聞之道路頃者齋捧之官貢賀之使一入都門莫不仰首而問曰

皇上近日肯出朝否是

皇上之不視朝雖自以為省頃刻之勞而天下傳之四海聞之其所損者多矣書之史冊後世將謂皇上為何如主且靜攝以保

聖躬正爲延

聖壽也夫人主惟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箴規入耳理義養心然後德業日茂身體日康此衛生之要術而延壽之良方也今也靜攝經年日與宦官宮妾相對所聞者悅耳之音非有典謨風雅之講解也所見者適心之具非有師保凝丞之繩糾也

聖學淵邃

聖心凝定萬萬不爲聲色貨利所沉溺而快意當前能無染着以此爲靜而實動以此爲攝而實擾殆非所以培壽命之原而迓帝天之眷也茲當

聖節上自

兩宮聖母以至一命微賤之臣尊自九廟神靈以至六合血氣之衆同願皇上百福攸同萬壽無疆卽同願

皇上御朝受賀聯上下之交而荅神人之望伏乞

皇上于四遠畢至之時萬姓呼嵩之日慨然一出令華夏趨賀之臣得一睹

馬公文集 卷一
天顏以遂利見之願仍望復

常朝之禮垂下濟之光或時

御講筵以緝熙聖學或問

召閣部以商畧時政將見精神流暢而元氣充實人心踴躍而天命申重千萬世無疆之壽於

皇上身親見之矣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消弭兵變疏

為兵譟甫定敬陳處置五策并條上薊邊五事懇乞

聖明採納以杜禍亂以固疆圉事臣家畿輔距薊邊百數里而習聞邊事近見海防南兵鼓譟痛恨將領不能消弭已聞邸報見督撫鎮道諸臣威以大兵誅其首惡餘者唯唯靜聽處分臣似可無言獨念譟卒不及三千定之不難而譟卒已有貳心處之不易且南兵鼓譟乃薊鎮痼疾萬

曆拾貳年有水田兵譟拾伍年有下臺兵譟今年又有海防兵譟若不及今處置得宜此疾何日得瘳况向來鼓譟只是挾衆要恩無大逆狀今則升帳放砲刑牲軟血立李無逸爲軍師立吳文行等爲頭目屯聚數月屢論不解而且堵截公文而且綁縛本管而且手刃良民而且口播逆語而且逼撤臺兵而且搶奪火藥而且攻打城池而且抗敵官軍在兵法有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此謂橫軍如是者斬出越行伍誼譁不馴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今各兵種種罪狀已蹈大逆不啻橫且亂矣卽據法多誅亦不爲過乃在事諸臣仰體

天子好生陣誅迎敵之兵賞誘投戈之衆是于

皇恩則謂之浩蕩而於紀綱則已屬寬假矣若復存一分姑息仍如兵部原覆安頓不行盡數驅逐將見禍本不除構患必深且損威傷重起奸人易與之心後有起而效尤者追思今日處置之舛悔亦何及臣不揣愚陋謹據管見條爲五策

并將素聞薊邊緊要五事開列上

請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施行用以杜禍亂而固疆圉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一梟首惡以正法紀臣聞海防南兵自東征回屢張匿名帖出不遜語恐嚇當事適因撤兵遂爾倡亂此其中必有奸人爲之主謀萬一主謀漏網令奸人從傍竊笑不將辱邊疆而羞當事者耶應速查確首惡拿赴軍前聲罪梟示如首惡中有已經官軍砍殺者

仍梟首示衆毋似往日直待事定之後捉殺一二懦弱闇劣之輩姑借題目苟且了事庶法紀可振而餘卒知畏矣一逐脇從以杜釁端夫鼓譟之事有主謀有脇從脇從雖蒙不殺之恩終有反側之心如當事者過慮事變委曲遷就或分發三協留補臺缺或共聚一處留食舊餉目前雖稱寧謐無事萬一日後將領嚴刻或邊疆多故奸人乘機煽亂邪謀逆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何如今日乘大兵之威盡數驅逐庶地方

稱靖而後患永弭矣一分班次以防騷擾南兵歸農迫於兵威未必盡出情願若令其一班同行彼以林林奸橫之衆且懷邑邑觖望之心兼以程途數千之遙跋涉數月之久萬一沿路騷擾誰能禦之宜分爲數班每班選廢閒裨將及南兵營官中精強有智畧者押送浙江交收明白取印信回文爲照如各兵沿路有不聽押兵官約束者許於所在官司請添兵馬同押情重者仍治以罪庶各兵束於防範周密卽有騷擾地方之心亦無所肆其惡矣一給路費以恤勞苦各兵多係遊手遊食初聞召募蟻附蠅集一旦撤回悵然自失長途盤費計將安出是不可不體恤而厚給之也宜查各兵路行其若干日每日應費若干加倍賞給雖不能足其豁壑無厭之欲亦須憫其從征異域之勞使各兵旣憚大兵之威而不敢橫復戴

皇仁之澤而不忍橫如此在各兵可必無反側在沿途可必無騷擾卽異日有事召募四海義勇之

馬公文集 卷一 奏疏
士知

朝廷法有所必行恩有所必徧而應命者恐後矣一處本管以懲踈縱海防南兵總管有叅將錢世禎分管有中軍千把總張德成等夫人心至渙雖臨以

王命驅以將令尚患不齊以三千之衆同心鼓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其羣謀偶語之久情形必多漏洩各官日與相臨豈盡聾聵而曾不能先覺早圖竟至決裂此何爲者耶以爲知之而不能發也是將官制於走卒以爲玩之而不能知也是燕雀嬉於處堂則將焉用彼將矣至於鄉中軍一節事屬可疑臣聞先年南兵下臺各該管千把總泣謂之曰爾等鼓譟

朝廷必不貸我我與爾等同鄉獨不爲我地乎於是譟兵設計共相拘執本管令本管得以有詞於撫道然則今日之鄉中軍豈以將領中軍等官先與其謀而故爲此以掩飾之耶不然何于各兵未譟之前將官宜知覺而不知宜申請而不

申也夫

朝廷設叅將千總等官原爲約束兵卒今譟卒至于攻城拒敵各官平日所幹何事不能不令人怒髮痛恨應將錢世禎速行罷斥張德成等提問黜革此輩不善御兵最善夤緣若稍曲徇姑留是

朝廷肅肅之紀綱一壞於譟卒再壞於譟卒之主將也正紀綱以懲踈縱此誠今日治兵第一義矣一裁冗將以杜科索薊鎮三協各該南兵營遊

擊一員各統南兵三千操備今兵皆發守邊臺所餘操備之兵不足百人及查守臺南兵并千把總有總協統理又有路將分理又有守提分理斯已密矣而遊擊猶然濫設復有隨營中軍把總等官每歲廩給公費數踰數千此真所謂冗員當裁冗費當惜且各官賢者少不才者多貪縱成風科索有例如每遇一兵補缺必索常例銀拾兩大爲兵害將焉用之或曰南兵必須南將統領方可節制獨不見目前海防兵變逼

撤臺兵三百餘人久之方散然則南將之節制果安在也合無將南兵營遊擊并中軍把總等官盡行裁革查有隨營操備之兵分發各路衝臺其守臺南兵只聽總協路將及守提官管理遇故頂補責成各協秉公選充如路將守提有法外凌虐南兵者查訪叅究庶南兵免科索之害而

國家省冗濫之費矣一薦臺官以示鼓舞勸鎮建立臺烽令南北軍兵瞭望而設南兵營千把總以督率之向來選委革任俱由督撫總鎮案劄而今之黜革至形諸章奏誠重之也但多官勞瘁紫塞風霜暴露跋涉艱難視隨營官辛苦數倍乃有罪輒入黜章而有功不登薦版卽有勇畧可觀之士竟終身不得擢用以展其蘊何以示鼓舞而作臺官向上之心乎合無通行督撫按關衙門今後將守臺烽南兵千把總除瓊尾不堪及尋常無奇者應照舊例通行外訪有志趣向上勇畧可觀者間一破格得與守提等官

一體舉薦督撫仍擇其尤者各部擢用一二庶
臺官踴躍効力而邊守爲之益固矣一選壯軍
以重臺烽薊鎮與遼鎮不同遼鎮利用戰薊鎮
利用守故薊鎮守臺烽之兵最重而馬援步援
次之何也臺烽之兵主於瞭敵瞭敵而誠明也
援兵方有所用瞭敵而不明也援兵且俛俛乎
其何之矣且今敵款多年馬援猶云操演而步
兵一年除修數丈春工外不過供中軍千把總
之使令而已以此推之臺烽之與援兵孰輕孰

重較然自明乃今各營路守臺烽軍類多老弱
不堪責之瞭望必至悞事而步兵反有年力精
壯坐食偷安者輕重倒置甚矣合無通行督撫
衙門轉行各該兵道并各營將領將臺烽老弱
不堪之軍盡發步兵別作一司如京營備兵之
制選步兵精壯者充臺烽守瞭庶瞭望明而預
防迎堵自可却敵塞外不致竊入矣一葺臺墻
以嚴守禦薊鎮自建臺墻敵不得闖入卽有零
竊終難大逞自萬曆十九年之後大舉敵三犯

石門皆由臺墻不完乘隙而進然不獨石門一路當脩已也自山海以至石塘其間堅固可恃者固有而頽圯不堪者亦多每年議上督撫文移何嘗不詳而各該路將或憚險阻隱而不報或樂宴安廢而不葺及今不着實查處以至臺墻日壞是明示敵以隙而招之入也合無通行督撫衙門將沿邊臺墻責令各兵備道並各將領親詣勘確某邊缺陷該墻某墻頽壞該葺某塞衝險該臺某臺頽壞該葺逐一詳議停妥着

落路將守提如法備築工完之後仍令每年小脩務令歲歲堅完毋致仍前頽圯凡路將遇有陞轉督撫務委兵道親查臺墻有無堅壞以爲賢否如守提離任亦委路將查報如例庶金湯屹然無可乘之隙矣一寬叅罰以明偵探軍情叵測全在偵探明白偵探之卒有二一曰尖哨直入彼營餌以衣物偵探大舉消息一曰撥夜擺撥塞外潛伏山林偵探竊入情形二役最苦而干係最重邇因偵探不明屢屢形之章奏申

飭如恤探役之苦嚴不明之罰至爲詳備無容
贅矣但近例有拘攣當破者若不及今議革偵
探終是不明近例凡撥夜被撲捉者將該管守
提列爲下等年終叅罰此例一行守提以遣撥
夜爲戒若曰撥夜撲捉卒難防禦與其遣之口
外致貽叅罰孰若留之塞上僥倖苟免以故有
躊躇而不敢遠遣者有因循而通不遣出者遂
至彼入而我莫之知如石門路者可鑿也夫撥
夜之撲捉不過數名我以大義責之敵未必不

送還若敵一進邊其搶掠殺戮之慘可勝言哉
兩者相提而論其輕重不啻遠矣如以爲旣叅
罰其撲捉而復嚴督其偵探可以並行此勢之
所必無也合無通行督撫轉行營路守提等官
今後務令夜役出口遠哨如被撲捉免其叅罰
年終惟以匹馬不入爲功有警不能先覺爲罪
以此課殿最卽以此定薦罰庶守提無所顧慮
得以銳意督責撥夜遠瞭而偵探自明偵探明
則敵情明敵情明則邊患息矣

叅劾禍臣疏

爲朝臣爭訐事起有因懇乞

聖明速斥首禍之臣以杜爭端以彰

國法事臣比者見在朝大小臣工上自尚書下至
郎官起自權要波及清華人各疏辨紛如聚訟
且其辨也有推原根因而機械出于疏外有株
連衆人而干戈起於同謀有以罵爲辯而市巷

穢語輒溷

君父至尊之前有以薦爲辯而彼此標榜大乖臣子

自省之義臣誠不勝竊嘆以爲協恭和衷帝世所以興隆伐異角勝未造所以頽敗以

聖明在上而諸臣爭辯不已此具一是非彼具一是非此具一邪正彼具一邪正令讀之者莫知所辯詰而談之者至迷所左右將來必爲

國家大害臣誠不勝竊嘆抑臣聞之天非晴則陰非晝則夜事非是卽非人非君子卽小人未有依違兩可而無所定者臣請以

皇上今日之明斷爲諸臣之斷案則是非邪正一言而決而首禍權奸有不容一日竊據其位者臣于柒月貳拾叁日伏讀文書房傳出

聖諭傳與錦衣衛知道朕昨覽尚書孫丕揚所奏丁此呂訪单貪縱殊甚酷虐異常若毒百姓幾乎成變情甚可惡着便差的當官校扭解來京寃問欽此是丁此呂之非正人君子

皇上已洞燭之矣夫此呂非正人則去之者爲是而救之者爲非執法決去者爲君子而徇情營救者爲小人此類聚羣分之定理而淑慝消長之

一機也乃我政侍郎沈思孝者當春初大計之時明知此呂穢跡多端輒敢於輿論共棄之中挺身力救至爲大言恐嚇吏部夫以別署堂官而敢侵吏部黜幽之柄非所以爲守也以一人私情而敢枉通國是非之實非所以爲公也以庇護同類而敢攪亂

祖宗以來計吏之大典非所以爲臣也

皇上試一再閱尚書孫丕揚辯疏所言沈思孝爲丁此呂兩番嚇欲叅臣以若所爲是耶非耶此不待辯而可知也事之是非既有定論則人之邪正自有定評由此言之沈思孝之非正人君子皇上必洞燭之矣頃御史何爾健請重言路息議論一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該部院知道欽此夫

皇上誠有當乎議論之息也當知羣議紛紜總之爲沈思孝機穽而發沈思孝機穽總之爲黜丁此呂而發臣請

皇上速去沈思孝以息辯胎息辯胎乃所以息禍胎

息正人君子之禍乃所以息四海蒼生之禍息
四海蒼生之禍乃所以息

宗廟社稷之禍使思考一日不去則辯一日不息辯
一日不息則禍一日不息臣不暇枚舉思考罪
狀只就被論爭辯一疏言之當科臣上疏彈劾
思考其陳列兇狠不職之狀甚具甚烈甚真甚
確舉

朝縉紳莫不交口共是朝夕翹企以望

皇上之罷斥爲思考者正宜席藁待罪自怨自艾乃
昧心強辯塗面反噬而又機深械巧以爲不另
立主意推建言者于罟獲陷穽之中不足以張
已之手段而箝人之口舌于是設彌天之網掇
駭人之語以爲科臣罪案駕空裝害見者驚倒
彼見數年以來

皇上威福獨持常有疑諸臣專擅之心故爲是逢迎
之詞以聳其聽而重言者之罪其曰訕上騁詞
是何忍心害理一至此極哉最可恨者自稱一
則曰孤臣二則曰孤臣論科臣則曰合謀非一

人又曰忌生比肩謀成羽翼黨類漸衆焰且薰
天顯然以朋黨激怒

皇上自古小人欲禍朝紳而毒國家未有不以此中
人主者漢桓誤聽牢脩而禁黨人唐文誤用訓
注而禁朋黨宋之哲寧誤信蔡京韓侂冑而禁
姦黨僞學一時人譽禡逐殆盡而漢唐宋之天
下竟以敗亡故昔人謂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
國思孝忿科臣一人之觸已乃敢設爲一網打
盡之計欲將舉

朝正人君子盡文致以漢宋黨人之禍而後快其
陰賊險狠之心其敢于明目張膽甘爲奸雄小
人也如此昔孔子攝相而誅大夫少正卯子貢
怪而問之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
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
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
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營衆其強
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不

除今思孝五惡脩具聚徒營衆顛倒是非把持
國是虐焰大煽傾陷忠良似此姦雄之尤是當今
一個真正少正卯豈可寬兩觀之誅而令其玷
清班釀奇禍如

國法何哉昔我

太祖高皇帝垂之寶訓有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
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
于賊下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
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
益于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
國之賊也思孝巧伺善縫牽合附會卽如
皇上疑廷推而不點舍正推而點陪此非

祖宗傳家之舊法亦非帝王御世之大權老成憂國
之臣方屢屢上疏救正冀復舊規而思孝欲遂
一己之排陷不顧

祖宗之家法乃獻言曰正所謂惟辟作福臣無有作
福者嗚呼不引

君於當道推誠而引之于猜疑拂衆

太祖所謂國賊非思孝其人耶思孝平日奸惡前後
雖經諸臣彈劾不過十之二三然斬關之盜人
不責其穿窬臣特舉一端以槩生平當啍劉倡
亂之時思孝正巡撫陝西奉

命行邊遠駐慶陽終日流涕不敢前進一步繼聞猖
獗心驚膽落密令中軍官約束標兵屯守慶城
思孝乘夜單騎逃向內地潛踪秘跡舉城莫知
當時幸

皇上威靈廣布逆賊未敢向內窺伺耳設當思孝夜
逃之時啍劉突然冒犯慶陽思孝將何以謝
朝廷律載凡守邊不行固守而輒棄去者斬思孝獨
不聞乎夫

國朝二百年來作撫臣者多矣有以貪敗者有以奸
敗者世豈有巡撫若思孝耶此事臣親聞之
陝西鄉官馮從吾今見在可召問也思孝居恒
假忠義以凌人蓋爲昔年曾䟽劾故相張居正
耳夫䟽劾居正非止一人大自矜張識者已深
鄙之乃臣聞思孝鄉人述其上䟽之由更有大

可笑者思孝少遇日者有奇術預言科第仕宦
病死年月甚詳後科第仕宦一一皆驗思孝追
而敬信之以爲神及至日者所言病死年分思
孝自分必死不勝大懼已而自思以爲死一也
與其死於病不若死於言可以博名高而欺後
人于是始有江陵之疏後幸不死而思孝遂不
勝鳴張虎視動以忠義凌虐士紳至於近日與
科臣爭辯之疏則併素所假借忠義名號之意
而盡失之科臣所謂平生奸僞死見真性最善

形狀小人者矣臣又竊聞小人爲惡亦恐人知
人未及知猶有所憚至於敗露彈射自知公論
不容而後明與正人君子爲讎陽詆陰害或造
謀於已或授意於人或迎機乘便而下大毒手
以快其賊害之心或改頭換面而尋大題目以
文其傾危之計則思孝今日之謂矣思孝在位
一日則流毒一日禍水所及爭訐四起如此卽
諸臣日上重言路息議論之疏

皇上日下重言路息議論之

馬公文集 卷一
論此亦止沸揚湯之喻也止沸揚湯不如抽薪今日
欲重言路息議論拔本塞源非去思孝不可且
蔣時馨被論削藉

皇上以爲飾辯固矣有如時馨叩

九闈而請曰沈思孝不俟

明旨輒敢抗辯一疏不已至于再疏再疏不已至于
三疏載在鄒廷彥叅本極明此何如臣之分辯
止於兩疏也者而

皇上奚獨容乎臣不知

皇上將何詞以塞時馨之口楊東明因言獲罪

皇上以爲專擅固矣有如東明叩

九闈而請曰沈思孝官非吏部輒敢侵權初在
東閣嚇叅冢宰繼在朝房嚇叅冢宰載在孫丕
揚辯本極明此何如臣之專擅出於讎誣也者
而

皇上奚獨留乎臣不知

皇上將何詞以塞東明之口古稱宮中府中法同一
體今以被論臣工而處分不同有如天淵

國法果應如是否乎卽云思孝堂卿非文選司郎
中之比獨不可令其以原官致仕旣全大臣體
面又全

國家法紀豈非

聖明舉動允合衆心者哉伏乞仰遵

太祖去小人之訓遠師孔子誅姦雄之意大奮

乾斷將侍郎沈思孝速

賜罷斥將見禍本旣去羣喙自息有官守者不被奸

邪橫侵則得以行其職有言責者不被奸邪巧

中則得以盡其忠古昔盛時協恭和衷之風或
可馴致而

宗社生靈亦大有利賴矣

優容言官疏

爲懇乞

聖明優容言官以自爲

社稷計事項者屢奉

嚴旨降逐南北科道諸臣臣幸蒙

恩罰俸供職夫臣何以供職哉臣御史也御史故謂

諫官又謂諍臣今日乃諫諍之日正臣供職之

日矣臣竊惟

皇上數年以來深居靜攝上下情隔中外俱抱隱憂

然而奸邪不至柄用國事不致敗壞

社稷靈長海內宴如豈獨

皇上威靈能坐制之哉所恃

祖宗二百餘年之培植士風最正清議最重科道諸
臣每每明目張膽爲國家分辨邪正指斥奸雄
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從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
維持世風此

高廟神靈實鑒佑之豈非臺省耳目之用大哉

皇上何爲自塗其耳目也初降黜吳文粹等已降調

夏之臣等又勾降耿隨龍等旬日之間共謫言
官三十有四人夫因兵部考察之故而處兵科
在

皇上方執悚厲羣臣之道以責後效臣何敢曲爲之
解但因而蔓及於別科給事中及各道諸御史
其爲

聖明之累良非淺鮮且吏部未上職名疏前奉有

明旨降謫兩京科道掌印官其餘俱止罰俸業已極
駭物論大損國體矣及職名疏上而處分更有

可駭者均一給事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科之故也均一御史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勾是何與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

命不註勾降之數按牘而索始知纍纍然二十有三人也毋乃太甚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徒以增其媿如此舉動雖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嘖有煩言頃且以大臣䟽掾而斬焉削籍滿朝臣工愕怖歛噓咸謂

皇上今日以沙泥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重莫此爲甚此萬曆貳拾叁年以來第一大虧損事也且邇年來乃邪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言官每切隼獲動遭沙射今也

天威震疊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幾虛無人奸雄傾善之計大行相率彈冠而視事豪傑敢言之氣盡阻相對垂首而灰心從此清議不聞於上邪謀

可駭者均一給事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科之故也均一御史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勾是何與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

命不註勾降之數按牘而索始知纍纍然二十有三人也毋乃太甚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徒以增其媿如此舉動雖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嘖有煩言頃且以大臣䟽掾而斬焉削籍滿朝臣工愕怖歛噓咸謂

皇上今日以沙泥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重莫此爲甚此萬曆貳拾叁年以來第一大虧損事也且邇年來乃邪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言官每切隼獲動遭沙射今也

天威震疊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幾虛無人奸雄傾善之計大行相率彈冠而視事豪傑敢言之氣盡阻相對垂首而灰心從此清議不聞於上邪謀

得肆於下

社稷受禍寧有底極

皇上念之可爲痛心矣

皇上年來厭惡言官動輒罪以聒擾今忽變而以箝
口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
觀

皇上所爲無言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
之箝口不言有五大罪焉臣請爲

皇上列其狀

皇上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

陷

皇上之不敬

天者臣等言官也罪一

皇上不享

廟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

皇上之不敬

祖者臣等言官也罪二

皇上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

強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

皇上任賢不篤去邪不決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
強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皇上好貨有癖而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
官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我

皇上甘棄萬曆初年美政而不克終矣罪五言官負
此五大罪人人俱知慙愧

皇上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當
哉奈何所爲箝口無言者不于此而於彼也以
此知

皇上實惡切直而故假緘默以加之罪耳日者四輔
九卿有以密揭揀有以公䟽揀有以特章揀牘
凡八上矣豈區區爲此數十輩言官而樹之德
亦惟是老成惜才爲

皇上計安

社稷也讜言時徹於

九重清聽彌高于萬里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
民夫諸臣原出草莽今歸草莽亦復何憾獨念
朝廷之過舉不可執而大臣之忠懇不可拂

皇上不聽閣疏之懇求也改降級而爲雜職則四輔
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

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求也改雜職而爲罷職則九卿
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須腹心以宰之股肱以運之耳目以聞且見
之乃今自塞其耳自障其目自離其腹心自戕
其股肱

皇上將誰與共理天下天下事又誰爲

皇上宰之運之聞之見之哉

皇上試一加思自有惕然大不安于心矣臣又惟

皇上聰明天縱今日之事豈慢不加思而率意爲之

或者假雷霆震動之威以施顛倒不測之術自

謂一人

聖神駕馭自妙今而後無論事體關係何如將言出
而下莫之違口出而下莫之阻矣不知人心可
以理服難以威劫可以誠動難以術愚倘
皇上過用其心至此豈

社稷蒼生之福哉夫人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
君其理一也今言官本無大罪

皇上一旦震怒坐以失職降則降逐則逐無一敢抗
命者似此大失人心便是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
以

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爲失人
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災變不但如近年北
旱南澇之蕭條加以異常禍患不但如近年西
倭東倭之擾攘其所以示警我

皇上而使之震悚不遑寧者亦猶我
皇上今日之示警諸臣也

皇上自度能抗天命否耶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
此理甚明

皇上獨不知自爲

馬公文集 卷一
社稷計乎伏乞

聖明詳思審處將降逐南北科道諸臣俯從閣部疏
請通令還職分別罰治或降俸級管事令其摠
忠以補一切袞闕庶幾

君德不損清議不淆大臣各安其職而奸邪斂迹釁
孽銷萌

社稷綿綿永遠無休矣吏部接出

聖諭

今日覽文書有御史馬經綸心與奸逆報復故
訕君無上借言申救恐負奸逆之私好生可惡
此必日索黨類之人憲職重任如何置此奸肆
之畜本該重治姑且降三級調外任用不許朦
朧推陞其存留兩京科道葉繼美等必有唆使
情弊本當拿問姑念乏人且各罰俸一年吏部
知道

崇實學務實政核實功疏

臣惟魯甚芻牧五年罪罄萬狀頃隨計吏後入
覲惴惴待幽黜

皇上不以臣爲愚不肖而寬假之隨荷

恩擢授西臺芹曝之獻蘊結久矣敢以上聞曰崇實
學務實政核實功

皇上試垂聽焉今天下所諱言者講學而所津津交
談者政事與軍功也若謂軍功邊徼安危所係
政事民生休戚所關以故建白之臣千言萬語

不厭其贅而當事者朝設一法夕設一法三令
五申不厭其煩也至語及講學則見爲木騮膠
舟見爲土羹塵飯間有一二君子倡明妙道領
袖學人方且從傍掩口而笑反唇而詆淺拘之
子因見講學爲世詬詈遂搥手噤舌而置不道
蓋其所沿習久矣臣愚以爲當今法令太密宜
矯以簡學術太踈宜矯以詳此務實之說也昔
孔子繫易首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
得繼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故志
學之士求諸難者非實而求諸易者爲實求諸
煩者非實而求諸簡者爲實臣請

皇上勅下學宮令諸儒紳毋騫高遠毋畧卑近庸德
之行庸言之謹不從名義起不從意念轉契之
乎不識不知游之乎無方無體至易也而至深
至簡也而至精此孔氏家法而非口耳之僞學
也乃其鼓舞倡始之責屬在督學臣愚以爲自
今以後凡遇督學員缺卽令九卿科道于中外
諸臣上自翰林臺省至於郎署藩臬中公舉理

馬公文集 卷一 考
學深潛文行著聞者數人吏部簡推上請如御史卽比照兩京以原職往如翰林省臣卽令以原職兼憲職往務令興起斯文教成擢授京卿原係翰林卽轉成均如此實學其有興乎就中機括尤有二端一曰增督學一曰汰教官

國制每省直設督學一人此在

國初則可今也

聖明陶養餘二百年人才輩出不啻數倍一督學之身耳歲僕僕奔走數十羣邑憲節所至杜門閱

月窮日夜力閱紙上勦說以此甲乙士品而于平日着已學問全不之問卽間有德行之賞行劣之黜亦多憑教官開報不足勸懲諸士自謁廟及入試外求一望督學之面而不可多得况能聞督學之教誨乎若此者非督學好自尊嚴而不屑爲諸士講學也待試之人甚多而試士之日有限故有考未及半而精力衰疲以病請者有恐諸士面請更端答問艱涉而預行禁約者有十餘年歲試不周而無賴學徒竟沒世爲

馬公文集 卷一 奏疏
衣冠玷者又有督學畏生儒人衆強試擁輿不
得行而詭辭支吾或明示行期而暗自預去或
檄示陸行而潛從水渡者吁嗟學臣至此卽考
閱至公至明臣愚以爲溺其職矣何以望諸士
之崇實學乎臣請每省直添設督學一員如南
直隸及江浙湖廣福建各添設二員如此則考
校有餘力各督學得與諸士子問難起發如塾
師之於童蒙耳提面命諸士有不胥而向風者
哉至於教官一途國初設以教士而至今徒以

蠹士卽高潔之品原自不乏而習俗移人賢者
不免臣愚以爲冗官贅疣不可不汰請每府止
留二員各州縣止留一員餘悉罷去仍以所罷
之俸加給於所留之官以養其廉耻之心而作
其名節之氣吏部仍重其職或於甲科或於鄉
貢務令行誼端潔足以模範一方之士者而後
擇而用之如此則分教得其人日奉督學教令
朝夕與諸士子切劘誰不洗心滌慮以自外於
名教哉以此崇實學卽以此務實政以此崇實

學卽以此核實功何也凡政事之虛僞軍功之
詐冒皆起於自欺之心學始於不自欺卽臨民
治戎孰非學之實際而可以有欺耶然此二者
國朝法制最爲詳悉臣愚以爲法外遺奸自古
患之而踈節濶目則漢之所以治幾三代而唐
宋以下遠謝不及者也惟今之法網太密也奉
法者每以網密有掣肘之虞卽抱有奇志亦難
徑施行法者每以網密有寬貸之意卽下有犯
科委曲姑息徒令法不信于天下而人有玩法

自恣之心故欲務實政須無縛有司之手足核
實功須先寬邊吏之苛罰有司親民明無生人
殺人之權而陰有生人殺人之勢不縛其手足
則得行其志意若何而恤孤寡若何而撫流亡
若何而平賦役若何而備荒歉若何而繕城池
若何而興禮義不待上官一一督責之而其盡
心竭智孜孜急民真有補助天地化育之所不
及者仍令撫按考察視前六者脩否爲高下而
簿書虛文不與焉臣所謂務實政者如此邊吏

乘塞身當多凶多懼之衝而心慮失守失利之
罪先寬其苛罰則何至掩敗以爲功隱匿其實
狀而不以聞也每有邊警仍令巡按御史不待
督撫奏報卽於傳烽之日擇委才能府官隨軍
查驗某也迎戰某也截殺某也掩襲某也逗遛
某也奪部功而認爲已有某也本無功而故殺
平人逐一查的以待督撫奏到有無真假隨卽
題覆隨卽賞賚臣所謂核實功者如此總之此
二者皆原本于學術故今諸臣之條奏部院之
題覆宜于此致意而餘可從簡畧以省煩文也
抑臣愚猶有說焉方今

皇上靜攝日久經筵罕御聖學得無踈乎朝會久曠
批答不時聖政得無怠乎頃者告廟宣捷之典
叙勞賞賚之恩斷自

宸衷諸臣屢疏諫止不聽酬功得無濫乎伏願
皇上勤朝講復召對庶聖心以親近賢士大夫日就
純粹而推之政事無不各當用以鏡別功次斷
斷乎不爲虛冒者所蒙蔽矣如此而天下誰不

象上意指爭自寘力於學以祈實政實功哉懇
乞

聖明留意臣愚幸甚

